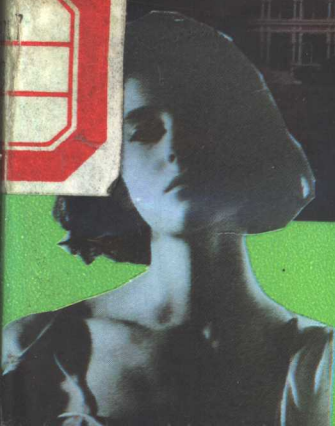


〔台湾〕黄辉

一个妓女的自述



泪洒台北

四川大学出版社

I247.57

13

泪洒台北

一个妓女的自述

〔台湾〕黄辉

四川大学出版社

(川)新登字 014 号

责任编辑:宁 春

封面设计:邹小工

泪洒台北

(台湾)黄辉 著

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成都市望江路 29 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

成都老年事业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mm 32 开本 7.25 印张 2 插页 140 千字

1992 年 12 月第 1 版

199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0001—30000 册

ISBN7-5614-0693-2/I·98

定价:3.98 元

《泪洒台北》内容简介

一个妓女的自述

风骚艳丽的女老板、凭着自己诱人的姿色，奸诈毒辣的手段，操纵着各方的“人肉市场”，同时借助黑社会的势力，诱骗少女，逼良为娼，从而不断扩充巩固自己的黑色“王国”

.....

本书的主人翁李碧珠，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、诉说了如何被骗坠入色窑，沦为妓女的悲惨遭遇，忍受着各种粗野下流、花样百出的蹂躏和摧残，字字滴血，声声泪下，揭露了人欲横流，金钱社会下形形色色的丑恶面目。

该书真实动人，在多方面作了大胆独特的描述，在国内属首次出版。

夏夜，蔚蓝的天空飘过片片白云，稀疏星光闪烁，向地上投下深切的一瞥，我收拾好行装，提起旅行袋出门，去南部消磨这五天的宝贵假期。

我踏上了夜车，和一个中年男子坐在一起。

火车蠕蠕的出了站，穿过台北市区，在皓月朗照下奔驰。

我燃起一支香烟，拿着一份晚报在看。

我把一份晚报看完了，火车已经过了中坜，我觉得有些疲乏，便倒在椅上打起盹来。

一觉醒来，车子不知到了什么地方，一轮银盆的月亮，高高的悬挂在空中，夜风飒飒，路旁的村落和田野不断地往后飞奔。我掉头看了一下，侧面坐着的中年男子不知什么时候走了，换了一个小姐和我坐在一起。她正在梦游天国。

火车徐徐进站了，我一看是彰化车站。我旁边坐着的小姐也醒了。车子上上下下换了一些人，不久便开出了站。

车子一晃一晃的，也许是午夜过了，我座位附近的人也入睡了。我却没有睡意，一时灵感来了，我拿出随身携

带的稿纸，写了一篇约三千字的短文“永在美梦中”的草稿。

当我写好这篇短文以后，东方已经出现曙光，晨曦爬上了路旁的树梢。我旁边坐着的小姐也醒了，她的眼睛望着车顶，不知在想什么。

我注意看了她一下，瓜子型的脸，白皙的皮肤，修长的秀发，非常的美丽。但是我发觉她的眼角露出一丝忧怨，一种愁云笼罩在她的脸上。

我很诧异，这样美丽的小姐，心里还有什么不快乐的事？由于好奇心的驱使，我想问她为什么不悦呢？却没有机会开口，不好发问。

我正在迟疑的时候，那个小姐忽然转过身来，碰着我的肘。她歉意的说了一声：

“对不起。”

“哪里。”我微笑的说：“小姐，抽香烟吗？”我掏出香烟递给她。

“谢谢，我不会。”她摇了摇头说：“你刚才写什么？”

“这个——”我顿了一顿：“我写的一篇小说。”

“先生是作家？请问贵姓？”

“敝姓黄。”

“黄先生的别名是？——”

“黄辉。”

“啊！”她惊异的：“你就是黄辉先生，久仰大名，我真有眼不识泰山。”

“小姐过奖了。”

“我看过黄先生写的小说，词句太美了，情节非常的动人。”

“哪里，我那些作品太不成熟了。”

“你的作品都是事实吗？”

“这——大部份是事实。”

“我不会写文章，不然……”她欲言又止了。

这时，我看机会来了，我要探询她异样的原因了。

“恕我冒昧，你好像有心事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我看你的脸色不对。”

“黄先生会看相？”她觉得很奇异。

我心里思索，我根本不会看相。但以她满怀忧怨的神态，不会看相的人也会察觉得出呢。我便撒谎：

“我会看相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真的。”我肯定地点了点头。

“那么你看我是做什么的？”

她这一问可把我难倒了。以她的言语，和身上的装饰，我想她不会是一个平常的人。

我犹迟一下说：

“小姐是一个贵人。”

忽然她“格格”的笑了，她这种笑却带着愁苦的滋味。邻座的人都因为她的笑声，转过头在看她。

她发觉这种态度有些失常，收敛起笑容说：

“黄先生，看错了。我是一个贫贱的人。”

“不，你是贵人，你是福相。”我坚定地说。

她却沉默了。

停了一下，我看看窗外，天已大亮了。我说：

“你刚才说你不会写文章，不然你会写出动人的故事是不是？”

“……”她仍然沉默。

我进一步说：

“根据你的表情，你一定有不平凡的遭遇，你能不能够告诉我？”

“你是想找小说的题材？”

“也可以这样说，不知道你肯不肯提供资料？”

她又沉思了一下，才说：

“好的，我告诉你，不过我要从小时候说起。”

我没有答腔。她看了看车外，便拉开她的记忆之窗，叙述起来。

二

我的家住在苗栗乡下，父亲务农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我的母亲是一个慈祥的妇人，帮助父亲耕作和操持家务。我兄弟姊妹八人，四男四女，我是排行第二。我们家虽然不是富农，但每季的收成，能维持一家十口的生活，而且父亲还有钱送我们兄弟姊妹上学读书。我的父亲虽然念书不多，但两位老人家却希望自己的子女多读书。我们兄弟姊妹均先后进了学校。而且我很顺利的完成了初中毕业。

我的天资虽然不十分聪明，但也并不坏。小时候深得父母的喜爱，我们兄弟姊妹都很懂事，在乡下虽然上学不方便，都没有要父母亲操心。每天自动前往学校念书，夜里自动温习功课。我和大哥，三妹、四弟每学期的成绩都名列前茅，所得的奖状，贴满了家里的客厅。

父母更爱护我们了，更关怀我们了。母亲时常对父亲说：

“碧珠爹，小孩子学校成绩这么好，我们多辛苦一点也没有关系。”

“只要孩子们肯读书，就让他们继续读吧。”

我们听见很高兴。我时常在心里暗下决心，我绝不辜负父母的苦心。我们这些幼苗是在父母亲温暖的阳光下

成长、茁壮。

天伦爱，是人生快乐的源泉，幸福的基点，由此基点步上坦途，走至康庄。

然而幸福的种子刚萌芽，含苞的蓓蕾将要开花，却被一场无情的暴风雨摧毁了。

我们的家遭了狂流的袭击，房屋田产全被滚滚的洪涛吞噬了。我们全家都非常悲伤，上帝为什么对我们这样？难道我们犯了莫大的罪过？但是我的父亲是一个善良的农人，我的母亲也是一个好的主妇，从没有犯过罪，从没有做过坏事。

我憧憬的美梦消失了，我和大哥、三妹、四弟都失了学。大哥在家帮助父亲种田，三妹替别人做小工，四弟子理发，我由邻居的曾秀美小姐介绍去了台北一家撞球场当记分员。

这时，我才十六岁便离乡背井，踏入了社会，在人海中漂浮。

一个涉世未深的少女，在台北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，很容易遭到引诱和陷阱啊！

我说不上十分美丽，但也并不难看。我虽然只有十六岁，我却发育得很快，站起来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姑娘。

这家撞球场有六张台子，生意很不错，老板对人也很好，十分的和气。我起初对记分不熟悉，老板把我安置在靠里边一个台子。我知道老板怕记分有错误，得罪了客人。里面打球的人不像前面那么多，我正好学习。除了记

分外，我还要熟悉打球的技巧，和一些球场的规矩。

不久，我便熟悉了，而且也适应了记分小姐的生活。

我不来当记分员，不知道记分小姐的滋味，说起来记分小姐是很辛苦的。虽然是坐在旁边微微的动一下手，不用多少力气。但是上午开门坐到夜里，没有什么走动，腰都酸了，臀部也坐痛了。遇着好的顾客，打打球就算了，不好的客人，脾气大一点的动辄就骂人，最难应付就是些想入非非，自作多情的先生，成天噜苏，动小姐的脑筋。

我到弹子房不久，就有人给我写信，那是一个名叫施开明的高中学生。但不用功读书，每天夜里都到弹子房来打球。他接连给我写了三封信来，我都没有看，把信扔在字篓里。

我瞧不起这样的人，我不和他交朋友。我今年才十六岁，我年轻得很。我需要做事，需要帮助父亲解决家里的困难。

施开明的第四封信来了。阿英接着说：

“阿珠，你的信。”

“我不要。”我不屑地说。

“拿去看吧，他写的什么。”

“不看，我不结交那种人。”

“你觉得他什么地方不好？”

“没有上进心，快满二十岁了，高中还没有毕业。”

客人来了，打断了我们的谈话。阿英把信交给我，我仍然没有看，便把它撕毁了。

我不想这些人来打扰我的心思，我刚出来做事，我要保持在家乡一样纯真。临出门时，母亲一再叮嘱我，要我在外面注意不要随便交朋友，不要接受别人的礼物。

可是除了施开明一人而外，还有一个姓魏的店员，和一个餐馆的厨师也对我很好。更有一些男人眼睛死盯在我的身上，像是吃冰淇淋一般。

我很讨厌，也很好奇，男人们的心为什么这样怪？大家来找我说话，向我献殷情。

“阿珠，我中午请你看电影怎样？”

“谢谢，我没有时间。”

“你答应了我的，不要失信。”

“昨天，你忘了？”

“张先生，你真会开玩笑。”

我起身去拾球，正在打球的唐先生说：

“阿珠，等一会我们一起去吃饭，我请客。”

“不要。”我简单地回答了两个字。

“大方一点，没有什么。”

我没有回答了，把台子里的球摆好了，回到座位继续记分。

我心想，他们不是来打球，是来打我的主意，动我的脑筋。我这样年轻，我怎么能同他们出去吃饭？看电影？秀美曾对我说：

“阿珠，弹子房的客人很复杂，不要轻易答应别人的请求，以免上当，吃亏。”

“有人上过当吗？”

“喂。”

“廖素兰为什么要别人的东西呢？”

“她贪小便宜，会吃大亏的。”

秀美说了没有几天，廖素兰却变了。愁眉苦脸起来，成天闷闷不乐，记分打不起精神，说话没有力气。

夜里，撞球场关了门。我和秀美、廖素兰三人同睡一间屋子。正要就寝前廖素兰忽然呕吐起来。我急忙问：

“素兰，身体不舒服吗？你怎么呕吐呢？”

她没有回答。我又问：

“你这两天为什么闷闷不乐？人也消瘦了？”

她仍然没有回答。秀美插嘴问。

“素兰，你好像有心事？”

“……”廖素兰牙齿咬着嘴唇，不知在想什么。

“我今天看见赵武雄和一个小姐在街上买东西，样子显得很亲热。”

秀美的话不打紧，却使廖素兰愤怒了，她厉声地说：

“骗子！骗子！我恨死他了！我怎么办呢？”她忽然掉下了眼泪。

她这种举动，使我们两人都愣住了，秀美问：

“你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我该死啊！我怎么回去面对妈说？”

“你把事情说出来，我们商量一下，替你想想办法。”

“我有孕了！”

“噢！”我们两人都大吃一惊。这怎么办？这是女孩子一生荣辱，幸福的大事。

廖素兰失声地哭了起来。

对面房里的秦阿英问：

“素兰，你在哭什么？”

“不要对她说，”秀美关照了廖素兰一声：“阿英，她没有什么，她肚子痛。”

秦阿英没有再说话了。我知道秀美不要廖素兰跟阿英说的原因，她的嘴关不住话，爱传播消息。廖素兰怀孕的事情传出来，她将来怎么见人？

秀美问：

“素兰，孩子是谁的？”

“赵武雄。”

“你对他说过没有？”

“说过了。他不承认，秀美，你看我怎么办？”

赵武雄为什么不承认？我想他除了是玩弄感情，抱着色狼心而外，就是廖素兰贪小便宜，滥交朋友，别人送她礼物，请她吃东西，看电影她都接受，也不推辞，便吃了这次大亏。秀美说：

“素兰，明天再去找赵武雄谈判。”

“他面都不见，没有结果。”

“他再不承认，就告他。”

“可是我的名誉……”

“不要顾虑这些，不能让他占便宜。”

果真赵武雄坚决否认他和廖素兰有关系，廖素兰虽然说出她们发生关系的时间和地点，却没有客观的证据。发生的地点就在她的房里。但是她的卧房不只赵武雄一人去过，别的男人也在她的房里谈过天。

可怜的廖素兰，吃了这个大亏后便坠入了火坑，她原本是一个养女，她的养母知道了这事，牵性把她卖到了人肉市场去遭受摧残。

我很同情廖素兰的遭遇，恨赵武雄无情，我对男人——撞球场的顾客，深怀戒心，时时留意他们的笑脸和殷情。

孙厨师来了，他给我送了一包点心来，他说：

“阿珠，你吃这个看，味道怎样？”

“我不饿，谢谢，你给她们吃？”

“我特地给你送来的，快到晌午了，吃一点。”

“现在没空。”

“等一会吃。”

打球的唐先生在看我们说话，旁边坐着的张先生眼睛也盯住我们，我没有和孙厨师说话了，他把点心放下就走了。

张先生带着好奇地问：

“阿珠，送的什么东西？打开看看。”

“没有什么。”

“是不是衣料？我买一件来送你。”

“谢谢，我不要。”

“啊！你两样心对客人，别人送你的东西都收，我送的为什么不要？他是你的爱人对不对？他是做什么的？”

他说的都是废话，我有些讨厌，没有理他。

秀美走过来了，我给她吮了一下嘴。她会意了，把记分台桌上的点心拿走了。

我对这里的环境厌倦了，不想再做下去，成天装着笑脸和客人嘻嘻哈哈地生活，我实在过不惯了。

夜里就寝前，我对秀美说：

“秀美，我不想干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记分太辛苦是不是？”

“不是。我不习惯这个环境。”

“没有什么，时间久了便习惯了。”

“可是客人噜嗦要命，使我烦死了。”

“给他们开开玩笑，没有什么关系。”

“我是来记分，不是同他们开玩笑的。我决心不记分了，找别的事情做。”

她看我说得这样坚决，沉默了下问道：

“你想做什么事？”

“我明天去介绍所看。”

“我看你事情还没有找到前，这里的工作不要辞去，以免发生困难。”

我很感谢她对我的关怀，她不肯让我走，是为我好，怕我找不到工作。

她却不了解我的性格，我是不适合这里工作的。我是

一个好静的女孩子，成天和男人嘻嘻哈哈实在过不惯。

还有些自作多情的男人，纠缠得使我伤透脑筋。

这个写信，那个送东西，请看电影，使我没办法应付他们，有的夜里十二点过了还不走，赖着要请我出去吃宵夜。小太保，流氓，闹哄哄的包围着我，我不走会吃大亏的。

这不是我理想的工作，我还是早些走的好。

第二天上午，撞球场的客人不多，秀美要陪我去介绍所。我们两人刚走出店门，外面却进来了三个人，为首一位瘦长的高个子说：

“阿珠，我们要打球。”

老板站在门口，有客来打球，我是不好出去的了。我说：

“我去摆球”

我转身进去里面，把二十几个球摆在了定位。瘦长的高个子先生拿着球杆开球。

我这时发现另外一个中年男子目不转睛的看我。我很诧异，他怎么拿这种眼光看我？看他的态度好像有些不对？

我不自觉地低下头。瘦长的高个子走到中年男子的侧面，两人不知在说什么，边说边望着我发笑。

嗨！看他们那几双眼睛，这又不是存好心的，不是来弹子房正当打球消遣。

中年男子开腔了，他说：